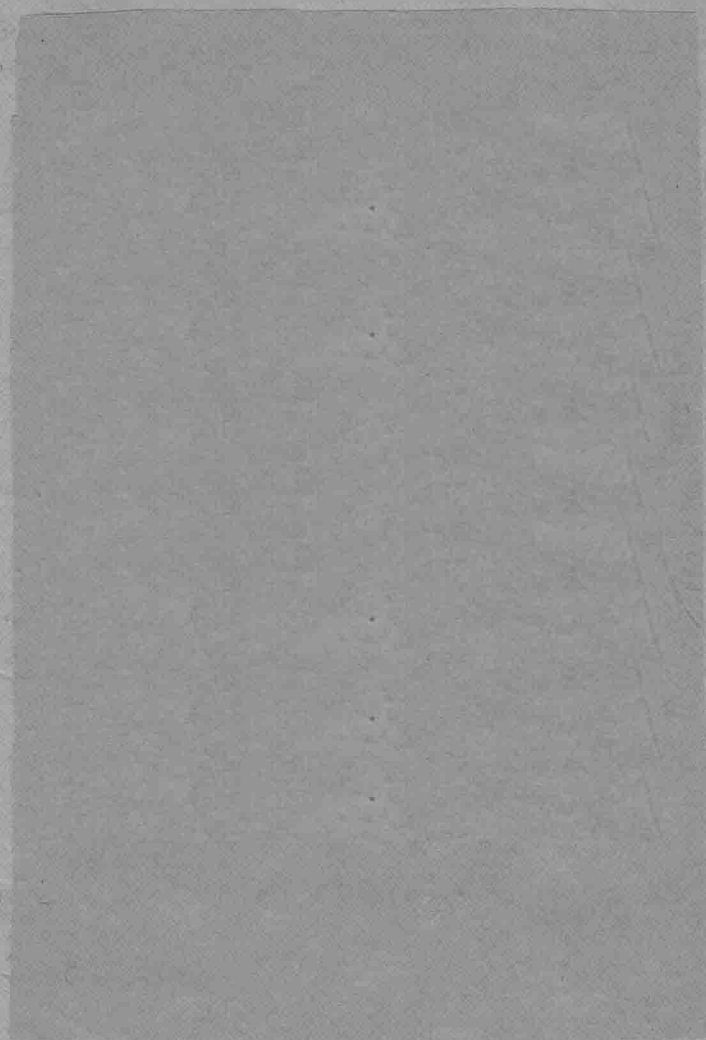


漢學簡覽

其味



漢學商兌卷中之下

桐城方東樹

錢氏大昕曰研精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實事求是主一家

按此論甚正但宗旨所偏重則流爲詖邪害事如以後諸說是也其故在深嫉義理而僞云求之實非聖人之真也又曰訓詁者義理之所從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也又曰訓詁之外別有義理非吾儒之學也戴氏曰後世儒者廢訓詁而談義理則試詰以求義理于古經外乎若猶在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

以成詞者未有能外于小學文字者也

按此是漢學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論矣夫謂義理卽存乎訓詁是也然訓詁多有不得真者非義理何以審之竊謂古今相傳里巷話言官牘文書亦孰不由訓詁而能通其義者豈况說經不可廢也此不待張皇若夫古今先師相傳音有楚夏文有脫誤出有先後傳本各有專祖不明乎此而強執異本異文以訓詁齊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異訓言各有當漢學家說經不顧當處上下文義第執一以通之乖違悖戾而曰義理本于訓詁其可信乎言不問是非人惟論時代以爲去聖未遠自有所受不知漢儒所

說違誤害理者甚衆如康成解詩草蟲覲止爲交媾此可
謂求義理于古經中乎史記引書在治忽爲來始滑伏生
今文作采政忽此明爲音字相亂今人猶曲爲解之此可
謂明道者詞乎堯典稽古鄭氏訓爲同天解者以說文稽
从禾古今切禾木曲頭止不能上極于天而止是上同之義
此等訓詁可謂成詞者未有能外于小學文字乎漢學諸
人釋經解字謂本之古義者大率祖述漢儒之誤傳會左
驗堅執穿鑿以爲確不可易如以箕子爲蓼滋枯楊爲姑
楊蕃庶爲蕃遽數百千條迂晦難通何義門云但通其訓
詁而不辨義理漢儒之說詩皆高子也信乎朱子有言解

經一在以其左證之異同而證之一在以其義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須不可缺庶幾得之今漢學者全舍義理而求之左驗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所以蔽也閻

若璩謂治經不必拘理

見自駁舊用劉原父十月之交辛卯朔日食說

此專爲天

文歷算言之則可非一切經文可不拘理而專求之訓詁也周伯琦作六書正譌主張小學以帝治王猷悉歸之六書以張其門戶最爲可笑與戴氏此說以訓詁該義理同一似是而非謬論夫易結繩以書契原以爲治百官察萬民然豈謂專究偏旁訓詁遂足爲理乎譬之國家設官分職以爲治也然不求得才良以居位治事但執一卷通籍

姓氏稽考爵秩以爲此足爲治有是理乎又古者字少多
假借古音四聲轉用又先師傳本各有不同又加以蘭臺
改字又說文所訓本有乖失文字實有脫缺漢學者推崇
叔重局囿錮蔽或以說文所無卽指爲非字凡此諸失皆
講訓詁小學者所據依浮淺輕信惟異是聞務生新解強
牽舊記專與宋儒爲難悉歸之小學訓詁者也

戴氏又曰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
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
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
治經有法不歧以異端

按此是門面語以嚇俗人耳考實案形全屬影響夫保氏

司徒之敎六書僅屬一端行人瞽史之司乃是同文之治

大行人諭書名鄭君注名謂文字其注論語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亦謂正書字則非也經典釋文引論語夫子有言
必也正名乎亦如康成解竊謂論語正名自作名分解不
謂正書字也不可以隋志小學類有正名曲說附訂於此
既非敎法之全在是又不爲儒者治經之用且不知是時

有何經可治名何等爲儒者將謂若後世之經生乎陋妄

無稽最爲可笑

按周初無經之名太宰九兩儒以道得民康成以爲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敎民者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是當時既無至于孔氏之門敎弟子

孝弟謹信愛衆親仁餘力則以學文今概刪去僅以六藝

中六書一端提唱宗旨張皇門戶偏隘極矣戴氏號漢學

魁傑諸人推之以爲集大成者而其論乃失實牴牾如此則其餘可知矣

錢氏曰昔唐虞典謨首稱稽古姬公爾雅訓詁具備孔子大聖自謂好古而深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刪定六經歸于雅言文也而道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訓詁經傳不失先民之旨

按此皆門面影響之談漢儒僞尙書古文讀應爾雅故故卽訓詁也雅正也爾近也言此詁近正也古文近正所以可貴若孔子訂六經則理道治亂之大非徒訓詁文字已也今漢學家牽就援引以張其門戶謂訓詁之學直接唐

虞周孔正傳欲以黜程朱而代其統以義理爲下訓詁爲上失其本而成爲異端邪說矣且如所欲申之義謂考小學之帝堯好小學之孔子不辭甚矣所謂言乖典籍詞理失所者也說文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古訓公戶切惠氏曰章懷引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是讀與故同按說文支部故故使爲之也周伯琦曰故故舊也人死曰故久久古聲古義通用久借作果五切訓古今語也俗作故从支非

古部古故也从十口

識前言者也徐鉉曰十口所傳是前言也然康成旣訓古爲天可知古字之義古人亦無達詁不得概執古今字以

尙書稽古孔子好古爲小學訓詁矣

稽古之訓鄭氏以爲同天義旣傷迫賈馬

王肅以爲順考古道高貴鄉公駁之以爲順考古道非其至也甚允是皆不如以爲史臣之詞爲足了學者附訂之

於此

自晉代尙清談宋賢喜頓悟

此是金溪一派豈可概斥宋賢

笑問學爲支離

棄注疏爲糟粕

支離不解鄭康成乃陽明語非宋人若朱子固極推康成力尊注疏詳見末卷今此牽混

影射以誣之所謂無實不詳一在不考實仔細輕易立言一在欺世人皆無聞

談經之家師心自用

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如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爲挑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爲淫奔而欲刪之者

按此詩序以爲惡無禮集傳改爲女子以禮自守原是一

義呂東萊曰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則所以釋夫序者已明

矣惟解誘字从毛鄭以誘爲道爲欲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意少迂曲此詩下有感悅吠龍則以爲貞女之拒挑誘政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一
爲化行俗美之效於義亦何害

惠氏曰陳長發曰毛鄭皆以誘爲道儀禮有誘射之

文謂以禮道之古字意本如此也歐陽永叔解爲挑誘東萊駁之嚴緝反從歐何其詩哉

至于以爲淫

詩而欲刪之此自王柏之妄王柏所刪非止此一篇豈得

全歸獄歐公

王柏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

淫奔之詩刪國風三十三篇謂大學格致傳未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有一章宋史本傳稱其卓識獨見按王柏受學于何基基受學于黃勉齋去朱子僅三傳而妄誕紕悖至此史臣稱其有識可謂盲論矣王厚齋云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語亦在所去乎樹謂退之有言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王陳誠妄人也

若以挑誘非可云吉士則不知古人語

緩如文姜曰豈弟宣姜曰邦媛則吉士之稱亦若梁上君

子之辭云爾說文言部詭字下許氏曰相呼誘也惠棟曰

戰國策曰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春秋後語作挑非
愚按漢書司馬遷傳橫挑強胡李奇曰挑音詭是從言從
手偏旁雖異而挑誘之爲義周秦漢人實已有此訓且氓
送子涉淇鄭箋云民誘己己乃送之淇上此是面誘無媒
禮故下云子無良媒錢氏胡不規鄭氏而獨詆歐公平如
歐此說以爲俚俗而鄭解草蟲亦既觀止爲男女媾精之
媾則反以爲當從

惠棟陳啟源分別詁訓力主以爲確義

天下豈有作詩自

言如此况其爲女子之言大夫之妻乎門戶之私罔氣諄

惑如此

按康成注易匪冠婚媾曰媾猶會也

又曰烝民之詩孔子嘆爲知道而其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

訓是式古訓者訓詁也訓詁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
按孟子引孔子之言明指有物有則四句今乃移指古訓
是式句以牽合之舞文脫節不顧本文上下如此且是詩
所稱古訓政謂義理耳如典謨大訓丹書敬勝先民傳恭
之類豈謂如經生所以訓詁傳注者哉是時六經未有籀
史同朝秦漢小學未有萌芽不知仲山甫所講爲何等訓
詁也卽使信爾亦不過一保氏外史象胥之職何足爲中
興名臣引重而以補衮屬之哉今文家爲一名卿作碑狀
於其德業大猷悉舉而歸之能通訓詁小學且人咸知其
義狹而非體况三代雅材賢哲之徒立言垂訓者乎仲山

甫之式古訓卽康叔之衣德言式則也法也屬行邊說豈
如錢氏云爾哉錢氏於時號稱通儒而罔氣如此固知漢
學皆亂道由其祇顧力標宗旨不顧是非蔑義理而不求
于心也

惠氏曰爾雅釋訓釋詁周公所作故詩稱古訓是式

辨見漢

世謂之訓詁訓詁者雅言也周之古訓山甫式之

不辭之甚若以詁訓

爲小學則童子固皆習之豈獨山甫若依余言屬行邊說作傳恭敬勝法則德言解則山甫之式古訓於小學全沒交涉

子之雅言門人記之

劉氏台拱之說本此劉箸論語駢枝謂執禮爲詔相禮事孔子平日魯語惟誦

詩讀書詔相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矢云阮氏主之遂以詩之雅發策欲援孔子以尊其訓詁小學而不覺其陋也則試詁以夫子平日讀易與門弟子語及見當時諸侯大夫者皆不正乎愚初疑人心錮蔽何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一
以此後讀南史乃悟此必因史稱崔靈恩程祥蔣顯皆北
來人音辭鄙拙又曰音革楚夏學徒不至而盧廣沈峻等皆
言論清雅遂疑孔子山東人亦必音辭鄙拙故造爲是說以
附合其小學訓誥宗旨云爾殊不悟古帝王聖賢皆在中土
是時南音不通中夏謂之鳩舌且魯周公之國不應便倍大
行人聲音之聽孔子大聖聲律身度辭氣有恒不應如後世
鄙人忽學打官話者且古今音異未必如今劉氏何緣知魯
語必不正乎又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石林解執禮猶執
射執御蓋古者謂執禮書以治人者皆謂爾雅以觀于古故
之執非如劉氏以鳴贊宣唱音聲爲說也
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甫之古訓夫子之雅言
皆不存矣

按惠氏此論亦斥朱子蓋朱子謂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

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先儒謂尔雅如切如磋之文取大學非大學取尔雅如山海經淮南子多

是釋楚辭今注者以爲楚詞本此二書者皆陋也

如朱子言是主張爾雅者皆倒

也要山甫在前爾雅在後陳直齋曰郭璞亦稱與予中

古隆千漢代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

本于魏張揖所上廣雅表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

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考皆講家所說

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周禮大宗伯疏引鄭氏云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陸氏

釋文曰爾雅之作本釋五經又曰余雅者所以訓釋五經

釋詁一篇蓋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云云邵氏

晉涵謂陸德明誤會張揖之意愚謂爾雅訓詁釋詩書爲多周公之世不

應自作而自釋之又不應豫釋後來所有詩書也卽如陸

氏謂爲周公所作亦止釋詁一篇而此一篇固在世間何

謂不信爾雅使仲山甫之古訓夫子之雅言不存乎如以